

真讀書人

古希臘哲學家陳康

(下)

● 楊樹人（大學教授、前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遠離家鄉國家損失

忠實兄生性純孝，親在不遠遊。一直到含光老伯去世後，才在四十七年循例休假，先去義大利代表中國，參加國際哲學會議，再訪問普林斯頓大學，並從事研究工作。據說，由於台大行政程序上的誤會，發生追還聘書，使他未能回校，留在美國。這是學校和國家的一大損失。

我不記得，我何以不知此事。否則我會向學校建議補送聘書，續假一年請他早日回國。我想錢校長應能採納鄙見。如果忠實兄當日能回校，坐鎮在哲學系，何致後來發生少數後生小仔，捧 Sartre, Camus 等人的謬說，或竟霑染上馬克思、毛澤東等人的邪詞。

他在美國先在幾所著名大學任教，一

九六五年起，應南佛勞利達大學之聘，嗣後成為常任教授 (tenure)，以迄於一九七

五年榮譽退休為止，共達十年之久。他不斷發表論文及專著，名滿歐美哲學界。我在陳夫人送給我的參考文件中發現一頁資料，應該是南佛勞利達大學退休時校方的頌詞，我摘要譯述如下：

榮譽退休哲學教授陳忠實先生是一位具有國際聲望的學者和傑出的教師，在本校成長年間有卓越的協助。……四十年來，用英德文廣泛地發表文章，對希臘研究，有重大的貢獻。特別是他的亞里斯多德著作，為普林斯頓高深研究所以及（加拿大）特朗托中古研究所等國際有名望的學者們稱譽，為研究亞里斯多德不可缺少的文獻。著名的權威人士對於他實事求是的踏實知識及卓越的成就，公認為「淵博」

、「真正的學者」、「希臘哲學與文化全體的高等權威」等等。

他的學問大為提高本校的學風和嚴格的學術紀律。他教學時能把難懂而古遠的學問，譯述為流利而切近的理念，具有不尋常的能力。他充實了本校師生，提高了本校的名譽。誠如一位有名的權威所說，「所有的大學以得到他參加教學為真正的優惠。」

本校授予他榮譽退休哲學教授的銜名，他也惠予接受，乃彼此榮幸之事。普通退休，鮮有授予銜名及頌贊之舉。這是他一生研究應得的榮耀，當之無愧。

他退休後繼續研究不輟，發表甚多論文及兩冊專著。一本是一九七六年英文的「智慧之為亞里斯多德所求之知識」，另一本是一九九二年他去世後幾個月才出版

的「相的知識之獲致」。前一本是他一生亞里斯多德研究的總結。後一本則在於闡除世人對於柏拉圖的兩種誤解。他在去世前幾年與我通信，曾說仍有意再寫書，惟恐體力不繼云云。不知是否即指後一部書而言。不過該書序言註明為一九九〇年所寫，應該是他最後的著作無疑。

身在北美心懷故國

忠實兄赴美任教以後，我和他在台北只有一次的機會再見面盤桓兩天。那是他抽暇返台，為他的尊翁修建墳墓。原來靈柩是厝砌在墓地的，由於運回故鄉遙遙無期，只好適應環境入土深葬了。

他退休後，有一年在加利福尼亞西岸的Oxnard養息，離我在洛杉磯的寄居，只有七十哩的距離。我曾屢次想乘火車或公路汽車往訪迄未成行，可惜之至。其後他復回東部與其公子厚寧同居，我們更難把晤了。

有一次他與他在台北的堂侄外交官厚儒通信，說起如能叔侄兩人，共同泛舟揚州的瘦西湖，將可大解鄉愁。此說為張曉峰（其昀）獲知，以為他有歸思，曾下聘書，敦請為文化大學教授。這自然是一種

誤會，不能實現。

另有一次他與我通信，感慨的說起，這幾十年，政府在台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功不可沒。至於議會中，那些喧囂鬥毆的行爲，近於太保胡鬧了。這是他這位大哲學家的公正評斷，我有同感。由此不難引伸，大陸是摧殘我們自己的文化，而台灣有些後生小仔，則是近於數典忘祖了。

厚寧與其妹厚定，我有一次曾在洛杉磯我次女的住所中見過。他們原是台北時代的小朋友。時間過得很快，他兄妹二人早已各別結婚，生育兒女矣。這「寧」與「定」二字，原係他們老祖父含光所命，具有盼望國家和世界安寧太平之意。只可恨他老人家不及見到，即在目前仍然看不到，可以在短期以內實現。

厚寧大學畢業後曾應召服役於美國海軍，早已退役。現在華府聯邦政府某部主任工程師。厚定是資深藥劑師，曾在各大醫院主理藥局，現仍在洛杉磯。近年陳夫人遷住此處，固屬是因爲西岸氣候比較溫和，也是由於有女公子孝養之故。

陳夫人原有經濟學的學位，在美國又曾以名教授夫人之尊，再入大學研究。他們真是全家世代書香。

忠實兄臨終遺命，歸葬台北六張犁其尊人的墓旁，真是孝思不匱，直到最後的一刻。這個墓園，我曾參拜過，至今記憶猶新。

陳夫人曾函告，忠實兄係因肺積水去世。據醫師解釋，此乃老人因心臟衰竭，常有的象徵。我想是他孜孜研究到老不停，操勞過度所致。我近年每三月例行檢查一次。這是美國醫界的慣例，我只得照辦。據醫生說，我的心臟與血壓都還正常，內部亦無他病。十年前腰脊骨三次因舉重受傷，背形略有佝僂。攝護腺經過一次外科手術，亦能勉強運作，無嚴重後遺症。我想這是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得苟延殘喘，愧甚愧甚。

我撰此拙文，回憶老友乃竟摻雜若干我自己的私事，實是老人絮語的通病，必須停筆。

總而言之，他壽高九十，已超過了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三大師，也高於德國康德、費希特及黑格爾唯心主義三大師和他的業師哈特曼多多，研究傑出應無遺憾。他的著作，將與希臘大師的原文典籍，永久共存。這是全體中國人的光榮，也包括我這與他有六十年友誼的

老朽在內。

附錄

書雜記可也。

集合在一起。柏拉圖是說，由於「相」能

我在撰寫拙稿之際，因係哲學外行，

忠實兄的著作有專書數冊，論文數十篇。我只就其專書，略談其要義，第一冊

結合，所以不同的事物，也才能結合。結合愈多，愈能表達「實體」(reality)。

未敢深入妄談忠實兄哲學研究的內容。不過哲學問題是人生不能躲避的，雖愚夫愚婦亦無例外。至於是否直接意識到，則為另一回事。中庸上曾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即是此意。我自幼即對哲學問題有濃厚的吸引力。早年先君授我經書，我經常反省。少年求學，由於學校規定，在聽講之外，也曾翻閱過四厚冊德文的哲學史，更比較詳細地讀了五小冊的哲學史籍。

專書，就是他的博士論文。題名譯稱「亞里斯多德論分離問題」。主旨在於解決西方兩千年的疑案或誤解。傳統的說法是，柏拉圖認為「相」和實在事物分離，亞里斯多德則反對此說，而加以批評的。忠實則憑藉其希臘文精湛的實力，搜索原著，斷定柏拉圖原無此說，而亞里斯多德所批評者，亦非柏氏，乃係門下的學生。好像一個公正的法官判決原告缺乏證據，被告

這自然要以前文所說的「相」與實物不相分離為前提條件。此書是用中文寫作，西方學者望洋興嘆。經由英國文化協會代表在重慶向陳教授建議用西方人能懂的文字重寫。恰巧他原已用德文寫了一篇撮要，油印發給學生參考，乃交與來人帶回英國。後由 Prof. D.J. Allott 譯成 *On the Parmenides of Plato* 在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xxxviii, Nos3/4, Oxford 1944) 上發表

(下) 康陳家學哲臘希古

後來又受經濟學教授(歷史學派的名家)的影響，承受 Dilthey 新康德學派之說。國家多難，立身處世，隨時都要靠哲學的思想來決斷。至於後來濫竽講席，在經濟思想史上，又須接觸哲學問題。老來在美閒居無事，坐在輪椅上胡思亂想，也不時藉美國出版的一部哲學大辭典和德文的一冊哲學小字典為助，用以消磨時光。這次回憶老友，為了能多瞭解一點，曾一再檢閱兩書參酌。恨早年在台，未能抽暇去忠實兄的課堂聽講，現在臨時抱佛腳，悔之晚矣。(好像是九十學吹鼓手，不免可笑。但偶有所獲，亦隨筆記下視為老學生讀

無罪。柏與亞在兩千年後獲得昭雪。忠實的論斷，一切以原文為據，不可推翻。這自然是轟動西洋哲學界的大事。這位中國來的哲學家一舉成名。他用中國在甲骨文已出現的古字「相」對譯 *Idea* 尤為確當，因為這是希臘文的原意。而我國佛教早用此字譯經，亦有深刻的哲學意義。

其時歐戰尚未結束，英國人還在德國的飛彈威脅之下，竟有志於此，亦可見綽號為約翰牛 (John Bull) 的英國人的幹勁兒。戰後德國波昂大學 G. Martin 教授亦向忠實索取德文原冊複印分發學生作為必要的參考文獻。可見他在西方的聲譽之隆了。

第二部書是他譯著的「柏拉圖巴曼尼

第三本書是他退休後出版的 *Acquiring Knowledge of the Ideas* (姑暫譯為「相的知識之獲致」或「相的致知」)。

承陳夫人複印原書序文及目錄，我曾再三仔細拜讀。因為這本書是集合多篇論文改編而成，而序文又是扼要的內容。我閱讀時，一面隨文思索，一面查閱哲學大辭典與小字典

參考。現在姑且節譯其大意如下：

本書的焦點集中在柏拉圖對於相知識獲致的意見。對此問題尋求答案的研究方法，主要在於先複述柏拉圖著作中有關的內容，嚴格依照原文，順序釐訂其關係，作為研究工作的穩固基礎。最後的結論可以歸納如下：柏拉圖關於此問題的意見很清楚地分為兩期，先是回憶說，後是概觀說（Theory of Synopsis）。第一期之說見於Meno及Phaedo兩篇對話中，第二期之說先發端於Symposium中美的見識論，後來略見完全地發表為概觀說，載於Republic中部幾卷的篇尾處。

這種解釋顯然與另外兩種習見的解释不同。有一種解釋就其最極端的說法，竟認為回憶說是「心靈考古學上的塵封古董」，另以「幼稚初期的先驗說」相代。另一種解釋說，柏拉圖在其Symposium及Republic中部幾卷中，仍然依據回憶為獲致知識的方法。這兩種解釋是互不相容的。我在本書所述的解釋則反對這兩派的解釋。我反對前一派，是因為在Meno或Phaedo中，找不出所謂「幼稚初期先驗說」有絲毫原文的證據，那完全是一種哲學上的虛構，以便滿足他們假設，說柏拉圖

的思想裡不應有回憶（anamnesis）那種「塵封的古董」。我反對第二派的說法，提示到如不假定有回憶，相的知識即不可說明云云，因為那是被Symposium中的「頓覺」說（sudden vision），以及Republic中的概說所乾脆否定了。我的反對意見在本書適當的處在有詳細的說明。

本書中有若干處在，另與目前英文文獻有不同的解釋。我不同意那些解釋，曾就原文的證據加以考慮。結論散見本書各處，其較重要者，看索引就可以一目了然。本書係收集若干已發刊的論文加以修訂擴充的。（以下列舉各章各文在不同刊物發刊的處在。）

若干教授與朋友，或曾閱讀原稿或會潤色文字，或曾口頭討論，建議修正，乃至希臘文的切磋，均逐一列舉致謝。

Mrs. Mary Gauger 曾打字抄繕初稿及清稿的一部分，並致致謝。厚定及媳Mrs. G.曾打繕初稿的一部分，厚寧曾打繕若干節段的最後修正，並加註希臘文字，均堪嘉慰。

一九九〇聖誕節 L (udwig) C.H.

關於這個問題，我這外行人，曾試就

個人幼年學習的經驗，加以思考過。在孩童牙牙學語時，母親總教說些普通名詞，不管懂不懂，都照樣接受了，然後再慢慢就個別事物，加以印證。這就近於柏拉圖所說的概觀說了。等到年歲稍長，可以獨立思考，便有時就自己的記憶，綜合成相，那就近於回憶說了。因此，這兩種方式，都有可能。儘管在哲學上、生理學上、心理學上，一直到現在，還有爭議，至少在邏輯上，柏拉圖的說法似乎是站得住的。自然要以他所說的，相與實物不分離為先決條件。這是我個人的愚見，不敢必是。

忠實兄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另一本英文專著「智慧之為亞里斯多德所求之知識」，據說是他研究亞里斯多德哲學的總結，我未見到原書自不敢妄談內容了。

忠實兄一生專心研究哲學，所遺著作多得不可勝數。如欲深入了解，殆亦非先下若干年的苦工不辦。現在台北和大陸他的學生，都曾撰文紀念並擴大收集論文。如果能遵守他所指示的嚴格研究方法，繼續向前，應該有適當的成就。毋待外行人饒舌了。